

关于观念

周伟民



离我们家不远的沙岗路转角,有一家冥品店,那天我路过那里,只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店门口,估计有人下车挑选鲜花和扫墓用品。因正好是路口,自然就阻挡了不少右转弯的车子,一时路口就拥堵起来。恰好来了辆警车,一见此景,马上用高音喇叭叫道:“谁的车,怎么停在这里?赶快开走!”车主人一看是警察的车,赶紧开动车子离开了。

我继续前行,至一家蛋糕店的门口,突然一辆轿车从对面逆向沿着马路左侧的非机动车道行驶而来,弄得前行的自行车、电动车惊恐地绕道的绕道、停车的停车,还有的狠狠地瞪着司机,嘴里骂骂咧咧的。意思很明白:“怎么开车的!”司机下车,旁若无人地潇洒地按下门锁,径直往蛋糕店走去。幸好没有警察经过,否则,轻则像前面那名车主一样遭到批评,重则扣分罚款!

这让我想到:两名车主,人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开了私家车,可观念依然停留在马车时代,头脑中全然没有交通法规。开着汽车,还以为可以像骑自行车一样,想停哪就停哪啊!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舆论界有过“观念”之争。经济改革,社会变革,先要改变观念。社会发展到了新时代,就应该有新的观念,头脑里还是老一套,就不能适应新时代,就会落伍。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我们又站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时代又给我们提出了很多观念变革的新要求。和谐社会需要的“公平公正”的观念;政府官员,须树立“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的观念;一切社会变革必须要“以人为本”;全体公民则应有民主社会的法制观念,文明社会的道德观念,等等。然而,当社会已转型,我们都准备好了么?

不管什么人,假如不按社会的新规则行事,总有一天要受到惩罚的。

江南的灵魂是水。江南,是浙浙沥沥无穷无尽的小雨,是系在紧贴屋檐的屋檐上的乌篷船,是在看不见水流的溪边静静流淌的洒洒,是在小巷中撑着油纸伞缓缓远去的背影……这些都是水的杰作。江南的水,是丝,是柳,是柔。就说下雨吧,“无边丝雨细如愁”最能形容江南的雨。其他地方有瓢泼大雨,豪迈些,潇洒些,酣畅淋漓些,却始终嫌粗鲁,终究少了江南丝雨的意境。下雨前的铺垫也特别细腻,居江南十几年,连黑云压城的景象一次也没有见过。总是天静静地阴了下来,风渐渐地润了起来,雨就无边无际地洒了下来,就像天上有个仙女在浇花似的。那压根儿就不是雨,是仙女花洒里面喷出的水雾。

“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女儿背的古诗词中,我最喜欢这首,平淡,却极有韵味,二十个字写尽了江南。江南水乡,当然最多的是河。江南的河,不见流淌的水,看不见涟漪波纹,也没有潺潺水声,连

河岸也是泥堤,看不到宽与窄的变化。这些都跟高山流水的跌宕起伏大不一样。江南的河也不是酣畅淋漓的,一如江南的雨;江南的河也不是波澜壮阔的,一如江南的情。江南的河是含蓄的,是柳丝缠绕的,是浸润到你心灵深处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江南的河村上江南的雨,可以在你的梦境里缠缠绵绵,不知是梦,还是现实。

一样的江南美女。美女到处都有,不开口都差不多。可一开口就分出霄壤了,最动听的还是吴侬软语。拖着糯腔的美女,嗲自天成的美女,柔从骨生的美女,那是江南才能有的尤物。面对江南的美女,那是一种醉的感觉,产生非分之想那就俗不可耐了。“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据说,如果娶了一个吴娃——比方说是苏州女子,连吵架也带着一种昆曲的唱腔,极美,极受用。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还有苏州,是江南的典范。有了水,苏杭就媲美天堂了。读懂了江南的水,就读懂了江南。

与忙碌的窗口行业的人打交道,一般来说你很难从他们的脸上看到灿烂的笑容,因此,你若能使她或他笑起来,应该会很有趣。

在某银行办完业务后,大玻璃窗里的女柜员站起来,礼貌地用手一指我右手边的评价器道:“请您为我的服务评价。”我习惯性地视线从第一个按钮移到第二个按钮再到第三个按钮,当刚要按下时,发现不对,按钮的顺序是“满意——较满意——不满意”,于是视线重新回来按下了“满意”键。我边按边不好意思地对营业小姐说:“你们这个怎么和别的银行不一样,人家是‘不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排列的,我还找‘非常满意’呢。”小姐一下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并向我道谢。但我确信,当我放过“满意”键时,她心里一定咯噔一下。

今年初,去某超市服务台办理会员卡积分兑换礼品,却被告知时间已过,积分已清零。我气愤地与女柜员据理力争,但她强词夺理说此前商场里已广播过。我一听,反问她:“那要是聋哑人呢?”她反应也很快:“我们也贴过通知。”我立马跟道:“我文盲,不认字呢。”话音未落,“扑哧”一声,她和身边的同伴都笑了起来,然后边笑边说为我登记反映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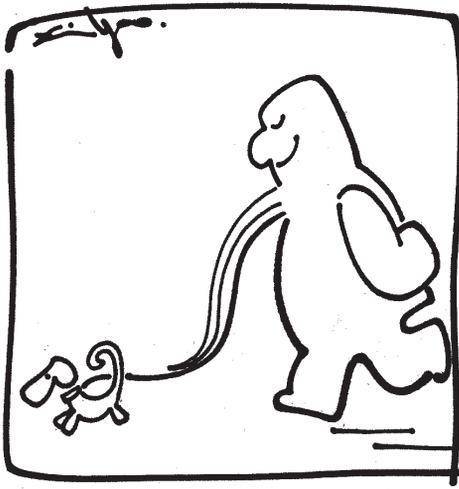
好多年前的一天,骑车绿灯过一十字路口,快到对面时,右方向一小汽车右转弯抢行,我捏闸不及,自行车前轱辘“咚”地一下撞到轿车驾驶门,车门瘪进一个凹。没什么说的,报警吧。警察一来,连情况都没看,就对司机道:“说说吧,你是怎么把人家撞了的?”我纠正说:“是我撞的他。”“什么,自行车撞汽车?”警察叔叔张着吃惊的大嘴,差点突出鼻涕……

有趣的笑

史明

感觉 圣野

外婆喜欢热闹,春节到了,外面的儿女们回来了,坐了满满的一桌。鞭炮放得越响,外婆的胃口就越大,吃面能吃不一大碗。诗人凭感觉写诗,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诗人的碗里是空着的。



郑辛遥

生命不在运动,生命在于活动。

智慧快餐

空姐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是翱翔蓝天的天使。她们美丽大方,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因此,不论在大街上,还是在机场、飞机上,只要看见空姐翩然而过,我就有种美好感——因为,她们是在空中腾云驾雾的花蝴蝶……

没想到,有一天,“花蝴蝶”竟然“飞”到了我的身边——成了我的芳邻。那是个身材十分高挑,长得十分秀丽,年龄约在二十六岁姑娘,估计是在此租房的房客。

有一次我下楼,电梯下到八楼的时候,姑娘走了进来。只见她穿着航空公司的职业制服,右手拉着一只空姐专用的拉竿黑皮箱。哇,没想到,这丫头是空姐啊!如此近距离地和空姐来个“短兵相接”,我的心有点激动,要知道,空姐在一定程度上可是和明星一样呢!

过了几天,我去上班。走到大门口,只见一包用白色马夹袋包裹的生活垃圾放在大门一隅,而五六步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塑料垃圾筒。嗨,我叹了口气,不就几步路嘛,谁这么懒!我将那包放错地方的垃圾扔进了它该去的地方。

昨天,我幸运地和那位“花蝴蝶”在电梯里再次不期而遇。这一次,她穿的是便装,估计没轮到航班。一束秀美的黑发用一只造型别致的发卡夹着,愈发显得亭亭玉立,透射着青春活力。

“花蝴蝶”右手拎着一个马夹袋,应该是生活垃圾吧。见她走出大门,一台出租车已等着她。这时,让我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她把垃圾袋熟练地往大门旁边一放,就像T台走秀的模特,若无其事似的朝出租车走去。

我愕然,甚至有点愤慨,于是说了声:“小姐,你怎么把垃圾丢在大门口?”

她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朝我看看,冷冷地甩过一句:“碍你什么事?不可以吗?”说完钻进了出租车。

联想起上一次的那包垃圾,我似乎明白了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而让我胸闷的是,她竟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理所应当的——你听她说的——“不可以吗?”我晕!

邻居是空姐,原本是件很赏心悦目的事,可如今再看见她,我却总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

不过,我还是相信,她只是个例而已。

唉,其实再“宽容”地想想:如今一些年轻人的行为,有不少是让我辈看不懂的啊——是我们的社会有点病了。

邻居是空姐

胡海明

微风掠过竹林、鸟儿唧唧歌唱中大快朵颐,他们就

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回归山野”了。可是进了村,我们却

旅游记

周海亮

见二十多户农家全都铁将军把门!村路上,连鸡鸭也看不到一只。

“他们肯定下地去了。”我安慰朋友们说,“咱们只需等上一会儿,他们就会回来。等他们回来,会安排我们在家里住下,然后杀鸡宰鸭……村里的长者会亲自给我们敬酒,村姑还会唱起山歌呢……”

我津津乐道着,朋友们都眉开眼笑了。但其实,我也被这奇怪的景象弄糊涂了。村子里的人,到底哪里去了呢?就算是下地的时间,家里也总该有老人和孩子吧?街路上也总该有鸡鸭和土狗吧?可怎么变成一个空村了呢?我的心,也开始不安起来。

等了好一会儿,终于,我们看到山道上走来一位老人,急忙上前询问。老人笑了笑,朝我们晃晃手里的一大串钥匙,说:这是各家各户的钥匙,这几天他们都不在,我得替他们喂鸡喂鸭喂狗……

立体电影现今大行其道,颇多神幻巨制武侠大片,都将最前沿的三维摄制技术发挥到极致。一些经典大片也顺应风潮,由二维转制三维,如最新上映的《大闹天宫》与《泰坦尼克号》都实现了华丽的变身。

较之过往的老电影数码修复,二转三是项更为复杂庞大的工程。首先要将电影胶片经过高精度扫描,转化为连续的数码图像序列,因胶片划痕、褪色等问题造成的画面瑕疵都需凭借颜色、补帧等数码技术加以修复。然后在图像编辑平台上,将画面中的个体逐一与背景剥离开来,而每个被分离的个体层都会被赋予相关的纵深度参数。

比如大圣被定义为最前端,群猴被整体安插在中间,则每只小猴都与彼此分离,在列队中各有前后,山林则作为背景铺垫在最后端。如此一来,原本众多个体平铺于一个层面的格局即转变为纵深向层层叠加的排列,辨得清谁前谁后了。

电脑程式便以每个分层的个体为中间位置,渲染出左右两幅带有平移的图像。观赏时,透过三维眼镜,左右眼分别观测到相对应一边的图像,利用双眼的会聚功能,在大脑中合成为三维影像。

当然说易做难,其间无数的细节需要制作人员进行反复的尝试与调整。卡梅隆的三百人团队号称历时一年有余耗资过亿人民币,方完成对《泰坦尼克号》的三维处理,项目之艰辛可想而知。

4月22日,我有幸走进东方讲坛,聆听“经典艺术系列讲座289期”。

中国的器乐艺术,源远流长,积累丰厚。历史的年轮闯过20世纪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不仅催生了新学术、新音乐、新艺术的出世,也催生了器乐传统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转型。

1915年刘天华先生创作并演奏的处女作《病中吟》,成为第一首具有现代精神的二胡独奏曲。1919年郑文公先生在上海创立“大同乐会”,其大型乐队为民族音乐开出一轮新纪元。这两位大师的改革创新,神奇地拉开了20世纪中国器乐独奏艺术和合奏艺术的序幕。

忽然一阵清澈圆润、婉转谐美的琵琶声,由远及近,随风飘进了我的心田。啊!好一首美妙动听的《春江花月夜》,呈现给人们的是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朦朦胧胧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秦淮河上波光粼粼,河面上不时地飘来几声悠扬动听的箫声和抒情柔美的琴声。来来往往的花船上灯火辉煌,歌声不断,笑声一片。江水曲曲弯弯地绕过花草遍生的春之原野;月色泻在花树上,像撒上了一层洁白的雪,皎洁的月光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美妙的境界。我陶醉了……

要不是《十面埋伏》那“战马的长嘶”声将我唤醒,我还真不知道如何走出那令人难忘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哩。



不知不觉中,我们又走进了楚河汉界硝烟弥漫的古战场。琵琶,在娓娓地叙述着《十面埋伏》,这个中国的古老的故事……

琵琶用它特有的气质,清澈圆润的声响,含着泪,淌着血,悲壮地,如泣如诉地弹出一节节短歌。两军阵前,点将、排阵、走队,军情飞报,马蹄声声。忽然炮声隆隆,喊杀阵阵,气势雄伟,音乐激昂。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场面如此的恢弘,令人震惊!此刻“力拔山兮”的盖世英雄西楚霸王,只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而将自身融入了八百将士的热血之中。悲凉、悲壮、高亢、激昂的音乐,让我的心灵震撼……

神奇的中国民族器乐在专业作家的深度参与中,最终完成了

二转三不简单

花暉

